

金史

冊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金史卷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六

劉彥宗

劉萼

劉箬

劉仲誨

劉頰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怱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

世仕遼相繼爲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

王耶律雅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祖至

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遯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駐蹕城南彥宗

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爲南京

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灤不豫還上京留宗

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推張敦固爲都統殺使者乘城

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

望奏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
先多拒命故遣使撫諭貰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等選官與使
者往諭之使勤于稼穡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蔡
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
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闍母彥宗于燕京節
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
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
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
年追封兗國公諡英敏子萼等

萼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閣門祗候天輔七年授禮賓使累官德州防禦使
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參知政事進尙書左丞爲沁南軍節度使
歷臨洮太原尹正隆南伐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
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萼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使劾之詔

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鞠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京省中書侍郎王彥潛彥潛見
筈彥宗次子幼時以廕隸閣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而筈在選中遼兵敗左
右多散亡乃選筈爲扈從授左承制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尙書
左司員外郎寄班閣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尙書左司郎
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
卿授西上閣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
令多從筈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閣門使從宗翰伐宋圍太原遷
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秋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
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事加給事中七年爲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
使權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筈討論
者爲多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
宮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請去榜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

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箬不之顧皆歎曰大國有人焉五年爲行臺尙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箬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爲有警卽令北軍入居之箬曰今天下一家孰爲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竟從箬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箬曰三小州不足爲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箬議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箬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箬自爲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卽位意頗鄙之及箬求

致仕詔略曰不爲暗於臨事不爲詔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筭因慚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王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獸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老穉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

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尙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爲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嘗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頰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充閣門祗候調莘縣令召爲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閣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閣門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館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館殿上不雙跪詔頰就閣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魯館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怱葬上見之曰苑中

不宜有墓頰家本怙後詔賜頰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卽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爲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牆頰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內縣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爲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是時奚王回鹘保在盧龍嶺立愛未敢卽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卽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

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尙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旣無異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毫有犯必刑無赦今遣幹號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爲南京用張覺爲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因燕京人東徙其衆怨望覺遂叛入于宋立愛旣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久

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賻贈錢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趙慶襲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爲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爲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尙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尙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尙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爲相每欲爲官擇人

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韓鐸字振安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勳賢之子行己蒞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

謂宰臣曰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金史卷七十八

金史卷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七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括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爲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

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關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旣而江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爲知言初瓊去毫未幾宋兵陷之而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委其鈐鐐衛經

而遁去帥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下者凶豎劫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止戮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爲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衆爲盜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齊累除知開德府從大軍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驚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曰下旻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嘗取官羨粟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爲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濟國公卒年六